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HUO NUOBELI
WENXUEJIANG
ZUOJIACONGSHU

柔情

〔智利〕米斯特拉尔 著

(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第三辑

柔 情

〔智利〕米斯特拉尔

(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赵振江 陈孟译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柔 情

〔智利〕米斯特拉尔

（1945年获奖）

赵振江、陈孟 译

*

漓 江 出 版 社 出 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 西 省 新 闻 出 版 局 发 行 广 西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插页 5 字数 185,7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平) 1—18,400 册
(精) 1—1,250 册

书号：10256·185 定价：平 1.65 元
精 3.20 元



[智利] 米斯特拉尔 (1889—1957)
(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译本前言·

“抒情女王”米斯特拉尔

陈光孚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Gabriela Mistral 1889—1957) 原名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是智利著名女诗人。她的诗歌抒情性极强，感情真挚，故此有“抒情女王”之称。一九四五年，“因为她那富于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象征”而获诺贝尔文学奖金，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位荣获此奖的作家。

一八八九年四月七日，米斯特拉尔生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以北的艾尔基河谷。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在纽约逝世。

对于她的血统，学术界有不同的考证和结论：一说她是印欧混血种(印第安人与欧洲白人混血)的后裔；一说她的父母都是在智利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还有些文学史家则认为她的家族有犹太人的血统。这后一结论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诗人对犹太人的同情以及对《圣经》的态度推断出来的，不足为凭。

诗人一生坎坷的经历和漂泊不定的生活是她诗作素材取之

·译本前言·

不尽的源泉；她所经历的爱情悲剧，她的职业——儿童教育和她亲身体验的世界战争是她诗歌创作激情的摇篮。她的悲怆身世和对妇女儿童的同情决定了她的诗作的风格。因此，只有结合她的生平，我们才能深入了解和评价她的诗作。

诗人在三岁时，父亲就弃家出走，不知去向。她自幼过着清苦的生活，从未迈进过学校的大门。所幸的是她的同父异母姐姐埃梅丽娜是小学教员，担任了米斯特拉尔的义务家庭教师。诗人热爱书籍，尤其是俄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对她的熏陶，无疑为她后来开创拉美新的诗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姐姐的指导下，米斯特拉尔也爱上了教育事业。一九〇五年她在农村的一家小学当上了助理教师。一九〇六年，正当豆蔻年华，爱情的悲剧接踵而来，精神上的刺激不仅使她的性格发生了变化，而且给她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她的第一部诗集《绝望》便是这一时期内心深处感情的迸发。为了进修教学专业，一九一〇年诗人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训练班，短期毕业之后便成为正式教师。一九一一年又转入中学任教员。一九一二年接受边境一座名叫安第斯中学的邀请，在那里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课余，仍旧怀念着失去的爱情和未婚的爱人，并以此为题材，不断创作着痛楚感人的诗歌。一九一四年，她参加了在圣地亚哥举办的“花节诗歌比赛”，以她悼念爱人的三首《死的十四行诗》荣获第一名。发奖时，台上呼唤着她的名字，却没有人上台领奖。事后，相传她出于羞涩，没有出席发奖大会。谁知几天之后，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叙述了大会的盛况。由此证实，诗人参加了发奖大会；但她担心朗诵自己诗歌时感情过于悲痛而未敢上台。

感情的煎熬竟然持续了十年之久！米斯特拉尔到一九一九

年才恢复了常态。尽管如此，她决定终生不嫁，将毕生精力投入到教育工作和诗歌创作中去。果然，她在教育方面所进行的一些改革收到显著的效果。蓬塔·阿雷纳斯·特穆科和圣地亚哥的一些中学先后聘请她任校长。她的名声甚至传到国外，墨西哥政府特意邀请她到该国进行教育改革。就在她赴任之前，纽约的一些朋友极力促使她将诗作汇编成册出版。西班牙研究院承担了出版的义务，于是《绝望》集于一九二二年问世。西班牙文学界首先为这本诗集喝彩。著名文学家唐曼努埃尔·德孟多利奥评论这本诗集时这样写道：“她的创作特征具有火山爆发那样的激情和广泛的概括力；灼热的诗句来自那长期经受铸炼、激情迸发的熔炉——心田，也是从那经久不熄的思想烈焰中陶冶出来的。象她这样的诗人，普遍有着深邃坦荡的内心世界，同时也陶醉在自己作品外在的美学之中。在他们身上，一种动人的、生活在难以名状的神秘中的永恒激情把幻想、思想以及精神和肉体的感受都融为一体。不言而喻，这种气质的诗人一定具有巨大的抒情力量”。

一九二四年，诗人完成了墨西哥政府委托的教育改革工作，回国途中，访问了美国和欧洲。在马德里发表了第二本诗集《柔情》。这本诗集中有一部分是《绝望》中的作品，大部分则是表现母爱和儿童生活的，标志着诗人摆脱了个人孤寂和痛苦的情感，不断开拓新的题材。一九二五年二月她回到祖国时，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她接受了博士学衔和最高退休金，同时又被政府任命为驻外代表，先后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布鲁塞尔和美国去作领事。一九二九年母亲去世，这又使她一度陷入悲痛，在后来发表的第三本诗集《有刺的树》中可以看到痕迹。

·译本前言·

一九三〇年可以说是她诗歌创作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她将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总结成为十条原则公诸于世。《艺术十条原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无神论的艺术；美就是上帝在人间的影子；美是指灵魂的美，美即是怜悯和安慰。

根据这些原则可以看出，她的诗歌一般存在着泛神论的观点，后期诗歌中人道主义色彩比较浓郁，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但在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后有着具体进步内容，即为贫苦的人们的不幸大声疾呼，为犹太民族的遭遇表示不平，为穷苦儿童祈求怜悯。一九三八年发表的诗集《有刺的树》便是具体的明证。诗人的心胸逐渐宽广了，从个人的悲痛中挣脱出来面向全世界。不过，由于她与许多欧美诗人一样，受到三十年代超现实主义的冲击和影响，一些诗作晦涩难懂。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诗人的生活中发生两件大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和出任驻联合国特使。两件事的后果是为她打开了世界各国的大门，她周游了许多国家，尤其使她惊愕的是欧亚两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留下的疮痍。她开始从一个人道主义者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的战士过渡，她写了一些反法西斯的文章，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发表的诗集《葡萄压榨机》中表达了对祖国，对人民和世界和平的热爱。但是，这已经是她暮年的事业了，她还未能转变成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便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病死在纽约。

我们编选的这本诗集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选自她的第一本诗集《绝望》；第二部分选自第二本诗集《柔情》；第三部分则选自《有刺的树》和《葡萄压榨机》。由于当时历史背景的种种原因，诗歌的顺序和具体内容都有费解之处，为了便

于阅读，不得不作些解释：

《绝望》是米斯特拉尔的成名之作，也是她的诗集中最重要的一本，这不仅仅是由于突破现代主义的束缚开创了新的诗风而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真实地表达了诗人亲身的感受、细腻的感情和独特的意境。一九二二年，当她的诗集在纽约问世的时候，全书共有七章，其中五章是诗歌，两章是散文诗和短篇小说。不少研究过米斯特拉尔这部诗集的学者认为“绝望”这个名称并不适合作为全书的统称，因为除《痛苦》那一卷外，大都文不对题。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按照诗集目录的顺序阅读，令人难以摸到作者感情发展的脉络，读后大有昏昏然之感。国外个别学者认为这正表达了诗人由于爱情的悲剧以致神魂颠倒的结果。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意见，原因是这部诗集是诗人将过去零散创作的诗汇集成册的，其中有的在报刊上发表过，有的未发表过。在出版这部诗集时作者已经三十多岁，爱情悲剧所留下的感情波澜已经平息。她回忆那一段创作经历时曾写道：“在这一百首诗中，留下了一个淌着血的痛苦的过去，那时连诗歌都淌着血，用以减轻我的痛苦。”^①但诗人将这些诗歌出版时出于不堪回首的羞涩和为了隐藏爱情悲剧的脉络；却故意将诗歌的先后顺序弄颠倒了。问世之初，由于诗集中的每首诗都有个性，并未引起注意。后来，经过专家学者的研究，发现前后不仅不能贯通一气，而且情绪有很大悬殊和起落。我们这本诗集尊重作者的安排，是按照原来次序编选的，但有必要在前言中结合作者所经受的爱情悲剧的发展，排出另一种次序，这样方能一目了然。

^① 见 《绝望》集中的《心愿》，1922，纽约。

·译本前言·

一九〇六年，诗人年方十七岁，天真纯洁，笃信上帝。由于她天资聪敏，好学不倦，加之姐姐的耐心教诲，虽然没有进过学校读书，但是已经成为乡村小学的女教师。对前途的憧憬，对事业的自豪，迫使她挥笔抒发自己的心境，写下了不朽的诗歌《乡村女教师》：

纯洁的教师。“温柔的园丁”，
她说，“这是将耶稣继承，
眼睛和双手要保持洁净，
用圣油的清亮给人以光明。”

她精雕细刻的犁杖为孩子耘耕，
犁开道道田垅，播下完美的心灵。
她闪光的美德象飘飘瑞雪，
难道你不该将道歉的话语说上一声！

看来，她虽然努力从事教育工作，但是象她这样一位少女的初恋也引起了乡村中的种种议论，所以她希望农妇们收起各种非议，对她表示歉意。

是的，米斯特拉尔爱上了一位名叫罗梅里奥·乌雷塔的年轻铁路职员。初恋的感受使诗人对前途和理想更加充满了信心，请看下面一段对爱情的回忆：

自从你和我订下了婚姻，
世界变得多么美丽动人。
当我们靠着一棵带刺的树，
相对无言，默默倾心，
爱情啊，象树上的刺儿一样，

·译本前言·

将我们穿在一起，用她的清馨！

《天意》

假如你看看我，我会变得漂亮，

就象露水珠滴在小草上。

我神采奕奕，来到小河旁，

高高的芦苇将认不出我的模样。

《羞愧》

少女对爱人的品格逐渐了解，于是对他的情意产生了怀疑。对方是否能忠于爱情？这使诗人心绪不宁：

昔日是乞丐，可如今成了女王。

怕你将我抛弃，终日里胆战心慌，

面色苍白，我时时在问你：

“还与我在一起吗？别把我丢在一旁！”

《不寐》

你知道，面对可怕的幻觉，

忧心忡忡的人不敢睡眼。

《苦恼》

诗人所担心的事，不幸被言中了。未婚夫爱上了另一个姑娘：

他和别的姑娘在一起；

我亲眼见他们走过去。

·译本前言·

风依然柔和，
路依然寂静。
可是我这双可怜的眼睛啊，
却看见他们走过去！

——选自《诗集》第一章《谣曲》

小路上，遇见了他。
水面依然如故，
玫瑰未开新花，
可我的心灵却又惊又怕。

可怜的女人啊，
泪水挂满了面颊。

他哼着小曲，
本是漫不经心；
可一看见我，
歌声就变得低沉。
我看看那条小路，
奇异得如同梦境。
宝石般的晨曦中，
我脸上泪珠纵横！

《相逢》

诗人为了挽回失去的爱情，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但是话已不能投机，关系终于破裂了。

他看着我，我看着他，
久久没有说话。
目光凝滞象丢失了魂魄，

·译本前言·

面色惨白在惊恐挣扎。
经过了这样的时刻，
一切都成了虚话。

《痴情》

穷苦孤独的少女在这种精神创伤的打击之下，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对上帝的信仰开始动摇：

此时此刻，象海水一样苦涩，
主啊！请你支撑住我。
我的道路充满黑暗，
呼声惊恐不安！
爱情曾象火花一样，
在风中飞舞，在水中点燃。
.....

现在我循着模糊的踪迹，
孤苦伶仃，来到你的领地，
请不要回避，不要熄灭灯盏，
不要关闭帐篷，不要再默默无言！

《苦恼》

更严重的悲剧发生了。罗梅里奥·乌雷塔对爱的不忠和见异思迁的秉性遭到了报应；新结识的姑娘抛弃了他。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他为了保存面子，在邻村科金坡举枪自杀了。死时，口袋里有一张寄给米斯特拉尔的明信片。据推测，当别人抛弃他的时候，他曾想与诗人破镜重圆。这件事更导致米斯特拉尔感情的迸发。著名的三首《死的十四行诗》便是在这种情况

·译本诗言·

下写出来的。《徒劳的等待》、《陶杯》和《祈求》三首诗也是同一时期的作品，每字每句都爆发出感情的火花，如泣如诉，被称为拉丁美洲诗坛上空前激愤的抒情佳作。不久，米斯特拉尔接受了朋友的劝告，毅然决定出游。她先后游览了近十座城市，在旅途中，感情逐渐平静下来。有诗为证：

大海啊，用永恒的盐水，
将我的心儿洗净。

.....
别人向你要求黄金和珍珠，
我向你要求遗忘。

《海上的歌》

缥缈的云儿，
轻柔的纱，
请把我的心灵带走，
带上蓝天去吧。

《云之歌》

旅途上，感情常有起伏，忘却痛苦并非轻而易举的事。诗作的基调仍以伤感为主：

日落的时光，
把血泼在山冈。

在这个时辰，有人觉得痛苦，
沉痛地失去了心房。
只有一腹空腔，

—·译本前言·

对着残阳。

《山顶》

时间是医治伤痛最有效的灵丹妙药。当诗人将要回到故乡的时候，心情趋于平静：

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
我曾将手臂伸给了爱人。
他正在我心灵中死去，
如同傍晚毫无生气的彩虹。

《秋》

回到故乡之后，诗人心灰意懒，立志终身不嫁，再不受爱情的折磨。但是，小学教员的职业促使她对儿童怜爱，想到自己将不能生儿育女，心中也不免惆怅：

我总说：要一个儿子！
就象春情萌动的花木将蓓蕾向蓝天延伸。
.....
我的心田开出了芬芳的花朵，
使所有的青山都飘溢着清香。

《儿子的诗》

《不能生育的女性》和《孤独的婴儿》也是这一时期的两首佳作，前者是自我写照，后者是对儿童怜爱的流露。从此，米斯特拉尔的诗风为之一变，由抒发失掉爱情的痛苦心境过渡到对母亲和儿童的颂扬。《绝望》集也就此结束。

·译本前言·

《柔情》集中的顺序并没有被作者颠倒过，所以不必画蛇添足妄加解释。这本诗集中的作品大都是歌唱母亲和儿童的，也有些是儿歌。格调清新、内容健康、语言朴实是它们的三大特点。其中最后的两首又表露出作者思想的变化：《大树的赞歌》描述了大树俯首为人类服务的伟大风格；《小红帽》则改变了以往儿歌的诗风，劝戒孩子们要分清敌、我、友。无疑，这两首诗足以证明作者已经从抽象的人道主义中挣脱了出来。

本书中的第三部分汇集了《有刺的树》（又译《塔拉》）和《葡萄压榨机》中的一些作品。《有刺的树》这个书名是什么含义？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西班牙文的 TALA 在字典中确是“有刺的树”。但是这种含义与诗集内容毫无关连。于是有人认为作者取此名只是音韵爽脆，并未考虑有什么意义。这种看法也被拉美大多数评论家所否定。“塔拉”这个双音词，在梵文中是“平原”的意思，在古日尔曼语言中是“语言”，在冰岛语中是“数目”；在葡萄牙语中则是“木板”。智利著名的米斯特拉尔研究专家萨维德拉·莫里纳认为作者是借用了梵文，意在“平原”。因为诗集的特点即是空旷无垠、颓唐寂寞和苦闷忧伤。暂且不论萨维德拉对这本诗集的评价是否得当，米斯特拉尔于一九三八年在阿根廷写的一篇论及智利文学史家托雷斯·里奥塞科的文章中如此写道：“……犹如哥亚斯的塔拉树一样粗壮”^①，于是可以证明米斯特拉尔确定指的是一种树木，《有刺的树》的译法看来更确切一些，但粗壮的含义并未反映出来。这部诗集包括了摇篮曲、叙事诗、趣闻和风景诗等，题材比较多样。在一些诗作中，我们会发现仍有

① 见圣地亚哥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信使报》。

《绝望》那种哀伤的情调，这与作者的母亲逝世有关。母亲的去世使诗人又想到了死的可怕，死给活着的人带来的悲伤，这些思想在《死的国度》一诗中表现得最为集中。此外，当时在欧洲风靡一时的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米斯特拉尔的诗风带来消极的影响，主要特征是隐晦和造作。所以《有刺的树》这本诗集远不及《绝望》那么真实，也没有《柔情》那么明朗，被拉美文学界认为是某种倒退。

《葡萄压榨机》发表之后，使读者大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这是作者最后的一本诗集。诗人参加了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积极为妇女和儿童事业奔走，在外交活动中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政策。这些经历使作者的思想感情有了明显的转变。她开始同情劳动大众，写出了《工人的手》这个名篇；她开始痛恨剥削者，创作了《织布机的老板》这篇激愤的诗作；她向往人类的未来，写出了《黎明》中包容宇宙气魄的诗句：

我敞开胸膛，
让宇宙进来，象炽热的瀑布一样。
新的一天降临，
使我豪情激荡。
我要象饱满的岩洞，
将新的一天歌唱。

晚年的米斯特拉尔挣脱了个人悲痛的枷锁，思想上获得了解放。晚年的米斯特拉尔在创作上摈弃了绵绵的格调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向人民的歌手转化。可是，不幸降临在她头上：正当她的艺术生命风华正茂的时候，死亡遏住了她继续前进的步伐。这步伐正从有神论向无神论迈进，这步伐正从资产阶级